

法国文化史

Histoire Culturelle de la France

让-皮埃尔·里乌 Jean-Pierre Rioux

让-弗朗索瓦·西里内利 Jean-François Sirinelli 主编

III 启蒙与自由：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

Lumières et Liberté : Les dix-huitième et dix-neuvième siècles

安东尼·德·巴克 Antoine de Baecque

弗朗索瓦丝·梅洛尼奥 Françoise Mélonio 著

朱静 许光华 译

李棣华 校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法国文化史

让-皮埃尔·里乌

Jean-Pierre Rioux

让-弗朗索瓦·西里内利

Jean-François Sirinelli 主编

Histoire Culturelle de la France

III

启蒙与自由：

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

Lumières et Liberté :

Les dix-huitième et

dix-neuvième siècles

安东尼·德·巴克

Antoine de Baecque

弗朗索瓦丝·梅洛尼奥

Françoise Mélonio 著

朱静 许光华 译

李棣华 校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编译委员会名单

主持：钱林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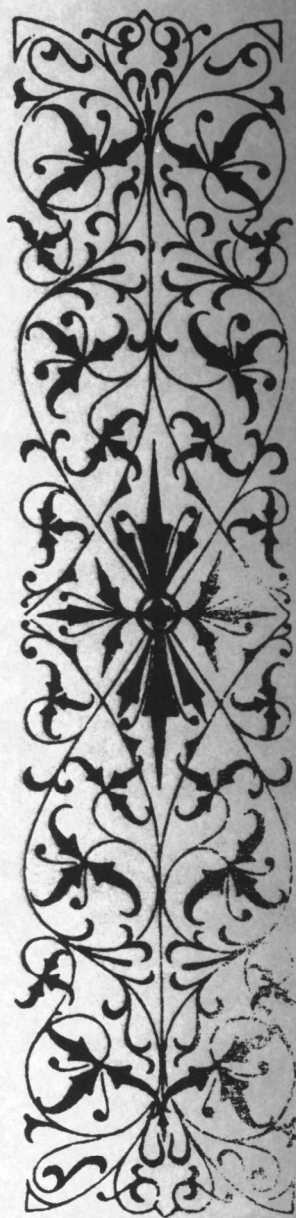
成员：杨 剑（卷一）

傅绍梅 钱林森（卷二）

朱 静 许光华 李棣华（卷三）

潘丽珍 吴模信 陆秉慧（卷四）

策划：倪为国



特约编辑：吴雅凌 李琳子

封面设计：魏宇刚

插图制作：许尤佳

www.vihorae.com

目 录

第一部分

引 言 / 3

第一章 启蒙时代文化 / 7

- 1 论新世界观 / 8
批评意识 / 8 公众舆论舞台 / 16 国民法庭 / 23
- 2 批评群体的演员和喉舌 / 28
文人们 / 28 印刷品的天下 / 33 开明社交 / 41
- 3 介于斗争与妥协之间的文化 / 46
面对批评精神的传统 / 46 文人圈内的冲突 / 52

第二章 文化共享 / 63

- 1 一种为民众的文化? / 64
关于民众的言论 / 64 教育热忱 / 71
- 2 一种文化分享? / 79
文化普及 / 79 情绪调控 / 87 城市生活方式 / 95

第三章 文化政治化 / 105

- 1 传统魅力的危机 / 106
信仰和国王面临考验 / 106 重温过去,质询将来 / 115
- 2 大革命论,或者说文化能否更新 / 123
自由精神和自由实体 / 123 (旧人变)新人 / 135 一种改良了的文化? / 142 帝国秩序 / 153

结 论 / 165

第二部分

引言 / 171

第四章 从评论家文化到公民文化 / 177

- 1 神权 / 177
对启蒙思想的批评 / 178 缔造者哲学家 / 181 公益艺术:浪漫主义时代 / 189
- 2 文化议会 / 191
论坛:议会和报纸 / 192 科学院:思想和形式的议会 / 202
艺术:从科学院体制走向市场体制 / 206
- 3 上流社会 / 217
交谈的世界:协会、剧场和沙龙 / 217 常规和越轨 / 229

第五章 文化遗产 / 235

- 1 崇尚历史的世纪 / 236
怀古情趣 / 236 历史散文 / 247 回忆录战役 / 257
- 2 遗产政策 / 260
建筑遗产 / 260 两种典型形象:梅里美和维莱奥—勒—杜克 / 266
博物馆 / 270
- 3 印刷博物馆 / 277
档案馆和图书馆 / 279 丛书、词典和百科全书 / 282

第六章 走向民主的文化 / 289

- 1 条件的统一化 / 290
政治计划:认知愿望和教育政策 / 290 趋向“看得见的平等”:本土统一体和时尚 / 301 普通文化:大众书籍和图像 / 310
- 2 情感的变化 / 316
顺从的政治 / 316 温和的文化 / 323 世界的醒悟 / 328
- 3 一种文化和一些文化 / 332
地区文化的发明 / 332 农民的处世之道 / 338 “穷人文化”:工人文化 / 340

法国人的愿望是要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 / 345

人名、地名和著作名索引 / 349

参考书目 / 375

／． 第一部分 ．

1715 年 – 1815 年

引 言

研究 18 世纪文化史的历史学家是幸福的。这时期的资料应有尽有,这是法国文化史上最光辉的时期之一,无数翔实的文件资料可给历史学家作依据,这个世纪不愧为“启蒙时代”,还有许多论文、著作、经典来补充历史学家的信息库。二十多年来,对该世纪的时代展现、价值观、社会实践、社会各阶层、机构团体等所有这些关于文化史的资料已有了深入的研究。18 世纪文化史无疑是最丰富多彩的。几乎不需要列举那些在这个领域博大精深的国际级历史学家的名字。他们是:达尼埃尔·罗什(Daniel Roche)、罗伯特·达恩东(Robert Darnton)、罗杰·萨梯埃(Roger Chartier)、凯特·倍克(Keith Baker)、阿尔莱特·法尔日(Arlette Farge)、西蒙·萨玛(Simon Schama)、勃隆尼斯洛·巴茨戈(Bronislaw Baczko)、莫那·渥卓夫(Mona Ozouf)、林·亨特(Lynn Hunt)、米歇尔·伏凡尔(Michel Vovelle)、雷那尔·高塞莱克(Reinhart Koselleck)、多米尼克·朱利安(Dominique Julia)、雅克·雷韦尔(Jacques Revel)……

鉴于这种历史文学著作已经部分地成为经典著作,着手进行这项工作的方法应是综合归纳。研究 18 世纪文化所开辟的通道很多,我们将延续下去。然而,这种综述工作的本身是至关重要的,因为,长久以来,学者们一直想做而尚未做成。出版业、书籍、书店体制、教育、社交生活、节日、宗教、象征体系、死亡、街头生活或工场生活,这些领域分别已被说得明明白白,但是把它们综合在一起以弄明白这个世纪的文化却还没有见诸于文字。我们的目标还不仅仅是综述。18 世纪丰富的文化要求我们在拟定问题时要具有创造性,在汇集所提到的原材料时要有独特性。意思是说,对大量未曾出版过的图片、书籍、小册子进行探测,并把范围扩大到音乐、绘画、建筑等领域。这是很具建设性的。同样,在作为文化史的写作计划中,对于 18 世纪人与人之间的游戏关系,两性关系的研究,或者对他们的脾气性格,言谈举止,聚会嬉笑的研究也是必不可少的。我们的综述工作是绝对必要的,在此基础上,我们还要对资料来源,对提出的个案,事件的资料、图片进行独创性的处理,并加以补充。

对本书所述的时间范围(1715—1815)须作一些解释。划定这个范围不仅仅

出于政治上的考虑,这段时间正好包括了两个时代,路易十四(Louis XIV)时代和拿破仑·波拿巴(Napoléon Bonaparte)时代,这是文化意义上两个史诗性的时代,更进一步地说,这是文化史上的两个顿号。1715年,批判精神开始发扬光大,直至逐渐地使得旧时代的思想意识趋向衰弱,逐渐地促使新政治体制原则的诞生。从某一时候起,批判精神和由这些原则产生出来的文化发生矛盾,帝国统治为此提供了一个明显的例证。

1710—1720年的十年在法国文化史上标志了一个重要的转折,在这段时间里,街头的“蹩脚演说”蔚然成风,抨击性小册子出版繁荣,首批开明的知识分子思想活跃,争论激烈,这几股潮流相汇合,对扩展思想批判涉及的范畴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渐渐地,一切都变成可以思索,可以讨论,甚至包括君主权威和宗教体制。从这意义上说,正如凯特·倍克和达尔·范·克莱(Dale Van Kley)所指出的,真正具有决定意义的日子是1728年:国王的大臣弗勒里(Fleury)向冉森派和1713年对教皇独生子通谕(Unigenitus)提出异议的人发起了攻击。报界掀起了自投石党(Fronde)以来最大规模的论战,以至于君主制当局不得不介入到公开的辩论中,为其意图及禁令作辩解。在1713—1728年间,可以说法国的文化环境起了深刻的变化,开始了当时人所谓的“批评世纪”。

我们的第一章就是研讨这种“批评文化”及把这种批评文化推到极点即公众舆论的知识分子群体。罗杰·萨梯埃非常明白地界定了此现象:“18世纪知识界的交往创立了一种新的公众空间,在此公众空间,理智和评判的运用,没有批评审查的限制,不受任何旧权威的制约。各种各样的文化机构组成了这个前所未有的独立自主、自由无拘的新公众。”我们不仅要透过“观念”的演变,而且还要通过研究特定的文化空间的形成,来弄明白由古典主义的理性主义和笛卡尔主义始发的批评思想,如何变成了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各种世界观相互交替,并通过某些机构、规章制度、社会团体、报刊、代言人,某些特定的实践行动传向公众。一种新的表达体系批评思想找到了反对权力的地方和机构(知识界“论坛”、书籍、报刊、沙龙、社会团体、天良),造就了一个公众世界(公众舆论,也就是说文人本身,他们构成了一个追求客观真理的组织);这就形成了18世纪批评文化形态。

如果说这种新文化、新公众破坏了旧权威的威信的话,他们却往往找到了和在位的文化权力之间的一种妥协(modus vivendi),在监控和容许之间建立起某种关系。有时候,这种批评文化寻求得更多,取得也更多:从君主当局得到某种支持。18世纪,王政的国家往往是王国中的第一哲学家。真正的对抗派无疑并不在此。公众尤其是因反对愚昧、暴力、胡言乱语而形成。第二章试图界定这个反对派(人民是否能成为赞成启蒙文化的公众?),力图明白这个反对派怎样在把共同的文化实践的主要形成集于一身的同时缩小自身范围。第一、二章研究从笛卡尔思想到批评文化(启蒙思想家及其思想在舆论界的反应)的转变,这种批

评文化否认某个个人(国王、上帝)有绝对权力,不相信所有人(他们只提公众而不提人民)都能担当起文化重任。但是,由于18世纪各阶层人们的充分理解和具体实践,这种批评文化已经深入人心,被广泛接受,并且有所创新。

1750—1770年是第二转折。转折的标志首先在于传统社会的权威发生了越来越深刻的危机。被揭了内幕的教会和王家遭到了一些人非常公开的抨击,作俑者利用书籍出版业的振荡,形成了某种“气质”[根据基奈(Quinet)的说法],这种气质深深地扎根于当时的文化风俗中,大家都感到生活在一个即将崩溃的旧世界里。这个“政治化的过程”越来越直接地让公众舆论承担起大众文化的重任。“更新”文化的意愿能否缩减公众和人民之间的矛盾?第三章讨论了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在18世纪没有得到解决(大革命也没有解决此问题,尽管大革命在这方面崇尚唯意志论;拿破仑帝国也没有解决此问题,尽管拿破仑帝国有一段轰轰烈烈的史诗般的辉煌),19世纪将继续面临同样问题:如何产生一种“公民文化”并使之延续下去呢?这种“公民文化”旨在给予每个法国人同样的文化基础,在公民中普及新的文化。大革命和帝国时代雄心勃勃的文化计划都体现了这种意图,本书即以此项研究作为结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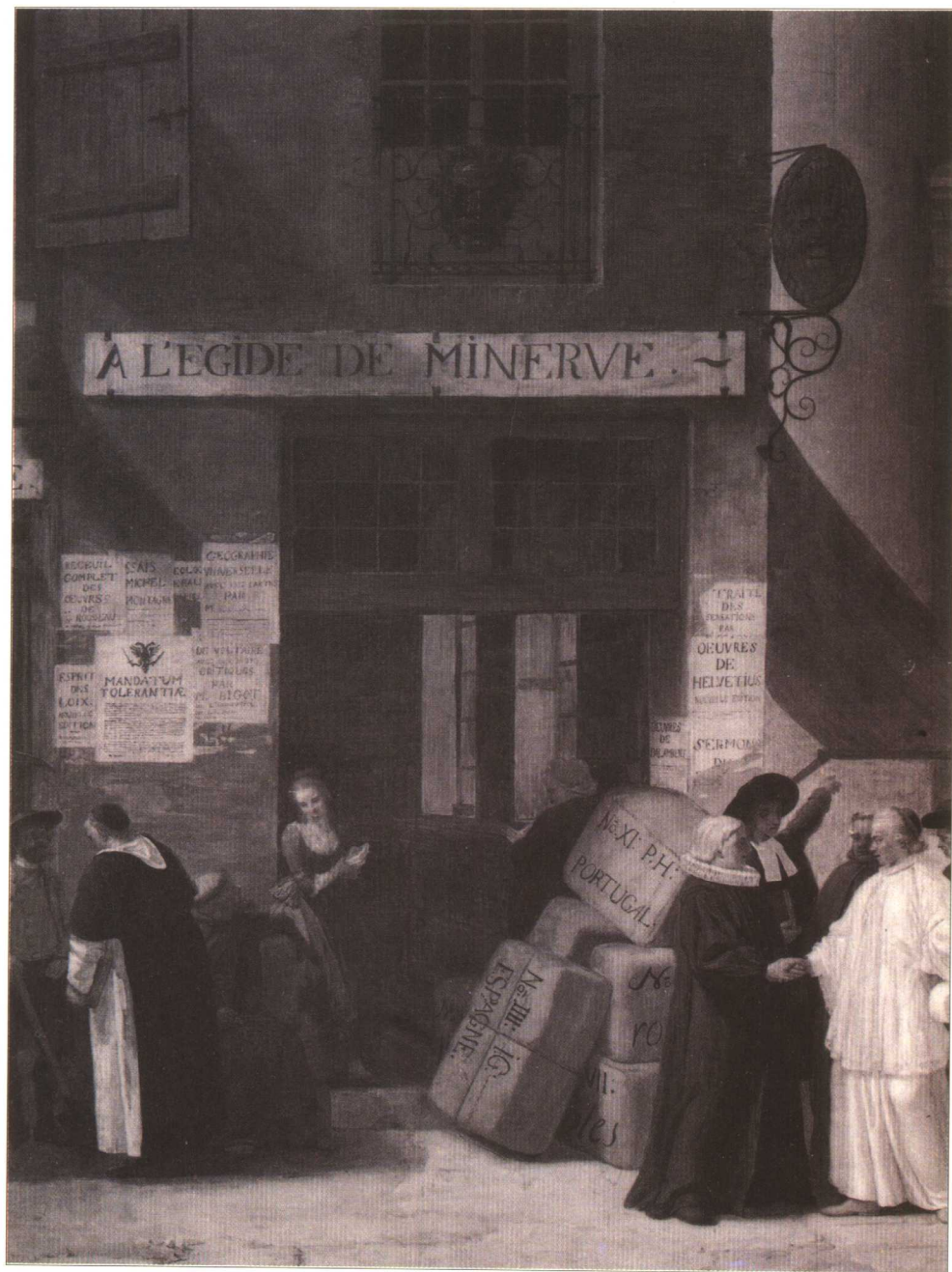


图 1 《在米涅瓦的保护下》。约瑟夫二世奉行宽容政策，厚待百科全书派。莱奥那尔·德·法朗士画，现藏于第戎美术馆。

第一章 启蒙时代文化

“启蒙就是让人从应归因于他本身的未成熟状态走出来,未成熟状态就是人在没有他人的指引下不能运用自己的智慧。当不成熟不是因为缺乏智慧,而是因为缺乏必要的决心和勇气进行不受他人影响的独立思考而造成,人就应为自己的不成熟负责。*Sapere aude*,鼓起勇气运用你自己的智慧吧!这就是启蒙的格言。”这就是埃玛诺埃尔·康德(Emmanuel Kant)对于“什么是启蒙?”的回答。受了启蒙的人主要是能够以自己的意愿去获得知识的成年人。他能够摆脱传统上的监护人——教会和君主政权——另眼看世界。启蒙的定义就是要与以前继承下来的,把人们引向黑暗和蒙昧、引向狂热无知和偏见的黑夜、引向阴暗的专制主义的规章制度宣战。

受了启蒙的开始成年的人所发现的是一个多元的复杂的世界。他的理智,他的批评意识指引着他走向启蒙。这不是指太阳王,也不是指神灵启示的光辉,而是指多元论和相对主义:包含了理性运作的各个领域——文学、自然科学、政治、宗教、社会、团体——宽容对待有各种各样思想的个人。这些多样性其实形成了一个有序的世界,出于人以群分的意愿,互相理解、聚集、联合的意愿与批评精神是相一致的。文坛百科全书、文坛,这些都是工具,可用来汇集和解释启蒙的含义。

在18世纪,这种文化由所谓的“公众舆论”的群体来分享。“公众舆论”集合了运用理性独立思考的人,这样的人不同于盲目迷信,没有受过教育的老百姓,不同于宗教的真理启示,不同于已被人接受的君主权威。这些人形成了一种舆论。这些人及其世界观、写作实践,他们的著作,他们的团体,这些人及其派别和斗争,就是本书研究的中心。

批评意识

在《百科全书》(*Encyclopédie*)的“批评”条目中,马蒙特尔^①提出批评的定义为:“对于人类生产的有灼见的审察和公正的评判。”他认为,没有一个知识领域脱离得了以此为定义的批评作用。此条目的篇幅本身也很说明问题:这是个范围不断扩大,属性不断累积的问题,对于“批评”的解释文字似乎总在增加新的章节,乃至《百科全书》用了整整十页。马蒙特尔结合研究古典著作,从渊博的和神学的含义出发,在“灼见的审察”和“公正的评判”的定义之上又逐步地加上了既包括圣经历史也包括科学、地理发现、艺术趣味、历史、哲学、文学、政治等方面的内容:“希望有一个坚定而又有真知灼见的哲学家,敢于在多少世纪以来由谄媚和私利充斥的评判真理的法庭上发出呼喊。应该给予读者的舆论一个引导人,这个引导人应该能够区分真理和偏见,权利和权力,义务和利益,道德和荣誉本身:一句话,就是让不管什么人都遵守当一个公民的条件,社会中任何人都永远无权逾越当一个公民的条件”。马蒙特尔还描绘了作为一个批评家的形象,他不仅具备“有条理质疑”的客观能力,而且能经久不息地使用这种能力,成为读者的引导人,他以批评职业,是某一类型的社会人。他说:“批评家是能把人引向真理的灵巧的舵手。”因此,批评思考是无禁区无界限的,以至于康德从1781年起在《纯粹理性批判》第一版前言中把他的时代称为“批评的世纪”,他说:“我们的世纪尤其是批评的世纪,一切都必须经受批评。以神圣为借口的教会和以君权为借口的法律通常都想逃脱批评,但是它们恰恰激起了正当的质疑,它们企图获得至尊,而理性只尊重能够经得起公众自由审察的人或事”(18世纪)。当代人们觉醒了,大量的批评逐渐指向各种传统权威,包括教会中的等级制度和国王的君权,从法律角度对这些传统权威提出质疑,提出理性的评判。

“科学上唯理性是从。”一个多世纪以前笛卡尔(*Descartes*)的一句格言似乎并不违背与18世纪文化相连的这条批评规则。但是有关马蒙特尔和康德拒绝教会和政治自主于批评之外的问题,《方法论》(*Discours de la méthode*)中最初几段明确地界定了有条理的质疑的范围。一方面是可以合法地被质疑的意见,另一方面是服从信仰和暂时性的道德观:“服从我的国家的法律和习俗,始终记

^① 马蒙特尔(Marmontel, 1723—1799),法国作家,著有《莫洛诘公爵》、《贝丽塞尔》等历史小说。



图2 路易-塞巴斯梯安·梅西埃谈到巴黎“六七百家咖啡馆”，在这些咖啡馆里“不断有人谈论国家大事”。“摄政咖啡馆”、“皇宫酒窖”等都是当时此类的咖啡馆，经常出入其中的有下象棋的人、文人、冒险家和哲学家。（巴黎卡纳瓦莱博物馆收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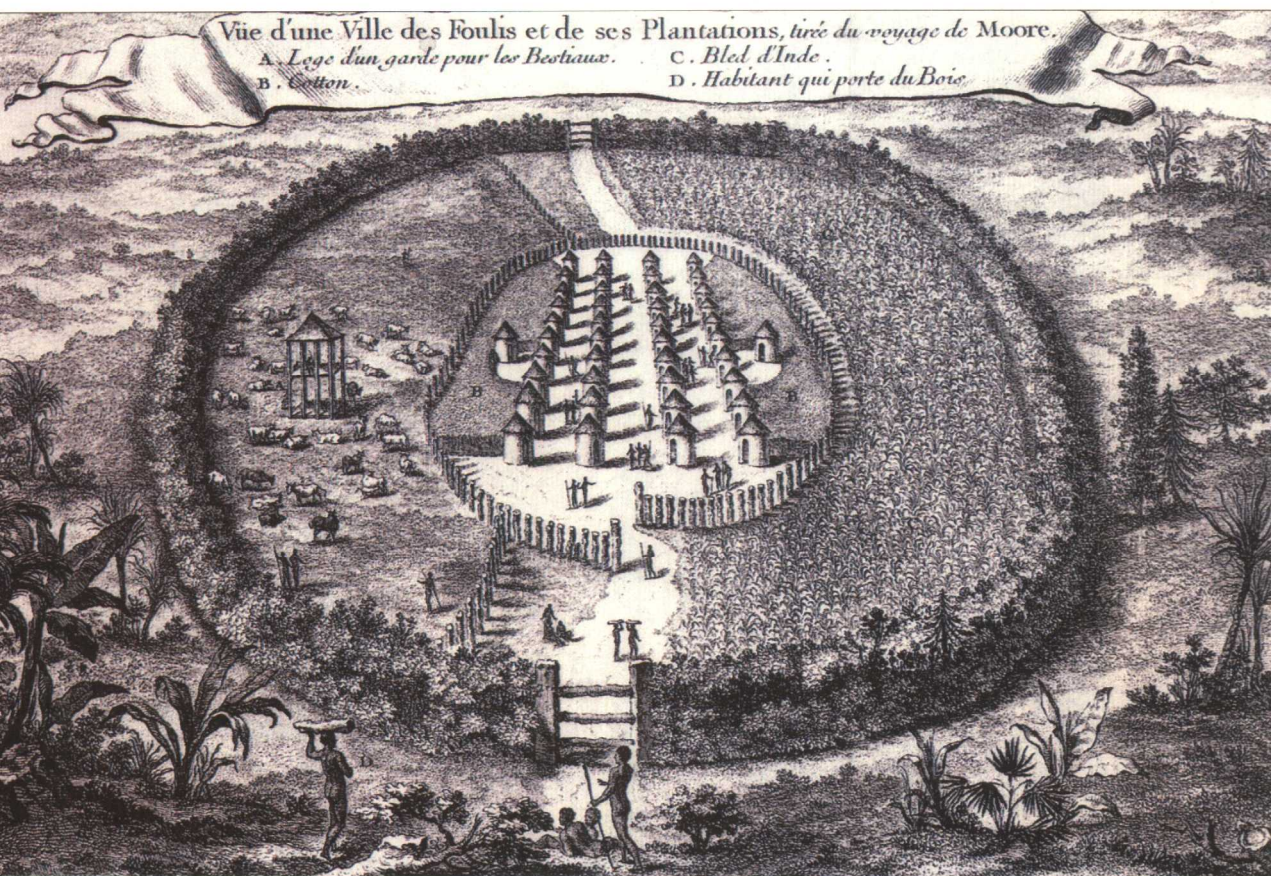


图 3

随着大量的游记问世，许多精雕细刻的版画展现了启蒙时代的人们眼中刚刚认识到的世界。本图选自《普列伏斯特教士游记》。（法国国家图书馆收藏）

住自幼受到上帝恩宠接受其教育的宗教信仰。”

对于教理和国王君权的批评开始得较晚,而且是逐渐形成的。批评这个词在法国和英国是于1600年左右出现的。那时人们长久地把它当作是“评论艺术”,主要是对古代著作的评论和从文献学角度的圣经研究。前者还包括古代经典作家的翻译和理解吸收,后者还让新教学者们更确切地建立他们的圣经知识体系。1650年,加尔文主义者加贝尔(Cappelle)在他的《神圣的批评》(*Critica sacra*)中把《旧约》的译本和原文作对照,即是一个范例。但是只有到1678年,天主教徒理查德·西蒙(Richard Simon)发表了《旧约批评史》后,“批评”这个词才真正有了明确的意义。一种引起纷争的意义:西蒙从加贝尔继承而来的方法转换了真理的标准。圣经文章不仅仅由神灵启示来让人领会,还可通过明晰有理的凡人的思想中介来阐明,这就是西蒙所谓的“真正的批评法则”。西蒙想用新的批评艺术来为教会服务,但实际上他在圣经世俗化方面走得更远了。教会明白,它坚决谴责西蒙的阅读方式。从此,“批评”的非宗教性和颠覆性的价值开始普及,因为它超越了对原始文本咬文嚼字的层面。这种论战式的隐含意义和“批评”相联在一起,在18世纪延续了相当长的时间,使“批评”取得了无可否认的成就。理性批评发展的第二个阶段是1695年皮埃尔·培尔^①的《历史与批评词典》(*Dictionnaire historique et critique*)的出版。这本词典有很明显的普遍意义,旨在把批评意识扩大到整个历史和知识的所有领域。西蒙道出了理智和神灵启示的冲突,培尔则把它扩大到了神灵和人类整个求知欲的冲突。他说:“人们对感觉和理智变得比其他所有东西更为敏感,到处都是如此”。从此,要无限制地相对地看待所有人类所知。培尔推行一种严格的方法,理智要“不断地衡量赞成和反对”,怀疑总是产生矛盾,而该矛盾本身又会酿成新的矛盾:受理智审查的每个对象都在经常不断的批评中被分解了。这种批评不再局限在文献学或历史学的范围,也不局限在学究式的范围,而是根据雷那尔·高塞莱克的说法,变成了“通过理性的思想获取正确知识和结果的艺术。”他又接着说,“这样,批评家就只有一种职责:指向未来。他每指出一个错误,每揭示出一个障碍就又会出现新的障碍,人类孜孜不倦地追本溯源的本性,使其发现越来越能洞察入微的方法来指责坏事,回避层出不穷的混乱。”人类思想的进步是批评妥协的,有条理的,带普遍性的质疑的出现是新文化带来的一场认识论革命。

从17世纪末起,正当保罗·阿扎尔^②所谓的“思想危机”之时,由理查德·西蒙和皮埃尔·培尔发起并定义,批评领域开始从各种渠道扩大它的范围。18

① 皮埃尔·培尔(Pierre Bayle, 1647—1706),法国启蒙思想家、哲学家、唯物主义者,以怀疑论抨击旧教和新教,批判经院哲学和形而上学。对伏尔泰、狄德罗、霍尔巴赫等影响极大。除著有《历史和批判辞典》外,还有《论1680年慧星出现的书信》等。

② 保罗·阿扎尔(Paul Hazard, 1878—1944),法国历史学家、文学家,著有《法国文学史》(与J. Bédier合作,1923—1924)、《1680—1715年间欧洲意识的危机》(1935)等。